

论多元文化冲突背景下我国课程文化的重构

●唐盈盈

摘要:当今世界的多元文化格局造就了多元文化冲突的时代背景。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传统课程文化体系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必须重构一个全新的课程文化体系,以适应多元文化冲突的时代背景,课程文化的重构需要实现多元课程文化的融合。

关键词:多元文化;冲突;课程文化;重构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289(2010)06-0015-02

课程文化作为学校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体现着教育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追求。而课程文化作为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不仅影响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其自身也会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影响。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各地区、各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日益频繁。在不同文化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中,摩擦与冲突在所难免——这就产生了多元文化冲突的问题。

一、时代背景:多元文化冲突

(一)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

由于中西文化发源地在地理环境上的差异,形成了中西文化迥然相异的内在气质: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华夏大地是欧亚大陆东部的一块相对封闭的陆地,封闭的陆地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相对保守的农耕文明与族群意识,形成了中华文化内向的、人文气息浓厚的和群体主义的气质;而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希腊文明的中心位于欧洲南部的地中海地区,是一个个与海洋相接的岛屿,开阔的海洋环境给予了西方世界开放的商业文明和自我意识,形成了西方文化开放的、注重科学精神的和个人主义的气质。

(二)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冲突

以国际的视野来看待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冲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文明代表着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趋势,是最高级的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放之四海而皆准;另一种观点是东方中心主义,以斯宾诺莎为代表,为西方文明唱起了挽歌,甚至还有人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第三种观点可称为多元化论,代表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各个文明各具其价值,各有其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世界各

国的冲突是各文明之间的冲突,最终得出了多元文化主义和相对文化主义的结论^[1]。

二、多元包融:课程文化重构

(一)冲突——课程文化之差异

1.中西方课程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课程文化受传统族群意识的影响,比较倾向于群体主义。古代,中国人求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考取功名,光耀门楣,求学不仅仅是学子们个人的事,还关乎着整个族群的荣辱兴衰。即便是到了现代,在中国人的眼中,个人的发展仍然是服务于社会需求的,学子们依然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西方受文艺复兴时期“天赋人权”观念的影响,其课程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个人主义的。西方的课程文化高度重视学生的自我体验、自我建构和自我发展,因而课程内容大都是一些供学生探究的开放性问题,充满了民主与自由的气息。

2.近现代课程文化的差异

近代社会,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追逐效率与利润,导致了近代课程文化价值取向的工具性:课程的使命在于对既定文化的复制与传递,培养出具有服从意识的高效率的社会成员作为生产利润的工具。这样,课程也就间接地成为了生产利润的工具,使近代的课程文化带上了封闭的色彩,导致作为课程文化主体的教师与学生沦为了复制既定文化的工具,主体性依然缺失。现代社会冲突频发,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工具理性背后“目中无人”的严重后果,开始关注人的主体性:西方出现了人本主义的教育思潮,我国的课程研究也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课程不再是工具,教师也不再是权威,而是学生的朋友、伙伴,共同探讨课程的内容——整个课程系统被视为学生与教师进行自由讨论、相互

辩论的舞台。

(二)融合——课程文化之重构

1.显性课程文化的重构

显性课程是人们精心设计的目标明确、内容全面、计划周密、结构复杂的课程^{[2][45]}。显性课程的编制过程大致包含了课程的开发、实施与评价三个阶段。

课程开发——由国家课程到校本课程。传统的课程文化将课程开发看作是国家的事,因此,过去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均由国家统一制定,形成了国家课程大一统的局面。而为了应对多元文化的国际新形势,我国在2001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提出了“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的要求,于是,校本课程的理念便应运而生了。校本课程的开发,要充分调动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构建一个开放、全面、包容的课程文化体系。

课程实施——由控制文化到对话文化。传统的课程文化将课程实施看作是教学情境之外的对预定目标的执行,使得课程实施蒙上了一层“控制”的色彩:教师的教学恪守教条,学生的学习完全听从教师……这种控制文化所带来的后果是学生的创造性和多元文化理解力的缺失。因此,我国的课程实施文化必须由“控制”走向“对话”,即将课程目标整合到教学情境之中,强调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文本和环境四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加强这一过程中对话行为的含量。

课程评价——由考试评价到多元评价。传统的课程文化以考试成绩作为课程评价的唯一方式,导致了应试课程文化的蔓延。而当今的多元文化格局却向每一个社会成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了解本国、本民族以及他国、他民族的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进而形成爱国意识和民族情感;同时,必须具有文化辨别、选择、适应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些情感与能力的培养,是应试教育所远远不及的。为了改变课程评价过于单一的现状,应当推进课程评价文化由考试评价向多元评价的转变;学校应以目标多元、方式多样为原则,通过自评、互评、学业成绩与成长记录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其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力,构建一套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多元评价体系。

2.隐性课程文化的重构

隐性课程文化是在学校情境中由隐性校园文化组成的以间接、内隐方式呈现的课程^{[2][46]}。隐性校园文化又包含了隐性物质文化(如校园建筑、自然环境、

人文景观等),隐性制度文化(如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隐性精神文化(如学校的各种思想观点、人际关系、校风、学风等)。这里主要讨论隐性精神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师生关系以及班级文化三个方面的重构。

价值观念——由封闭到开放。传统课程文化中的课程观是封闭的:教师是权威,是传授者,学生只是一个盛放知识的容器;教材是既定的知识,课堂则是传授这种既定知识的场所。当今世界的多元文化带来了多元的价值观念,而只有“开放”才能“包容”,才能汲取各种价值观念的精华。因此,要求我们拥有一种开放的课程观:教师是引导学生自我建构的引导者而不是既定知识的传授者,学生则是一个自我完善的独立个体;教材应当提供开放的问题,以供课堂上的多维对话。这一系列的转变需要从隐性课程文化的价值观念层面开始,才能逐步落实到显性课程文化之中,形成真正的开放的课程文化。

师生关系——由师徒到伙伴。课程文化主要是教师与学生创造的,又反过来影响着师生关系。传统的课程文化强调师道尊严,将教师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利于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当今社会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课程领域的影响是注重师生之间的对话。因此,当代教师必须消除师长身份的优越感,将自己定位于学生的伙伴,才能为师生交流奠定良好的人际关系基础,才能充分挖掘课程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与精神,创生新的课程文化。

班级文化——由认同到批判。传统的课程文化注重班级文化中的认同成分:对教师权威的认同、对既定知识的认同、对班级规章制度的认同等等。在这种认同的班级文化中学习与生活,学生的自主性及创造性将会受到压抑,最终会导致学生在多元文化冲突的社会中迷失方向。因此,我们必须弱化班级文化中的认同成分,强化学生的批判意识;通过批判性地审视教师的教导、书本的知识以及班级的各种规范等,进而批判性地认同班级的文化。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批判并不等于反叛;它只是一种思维的方式,最终目的仍是对班级文化的认同。

参考文献:

- [1]黄忠敬.全球化语境下的课程文化观[J].现代教育论丛,2002(5):43-46.
- [2]廖哲勋,田慧生.课程新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